

·凡人迹

庭前芍药忆慈颜

柴 进

奶奶病重那年，窗外的芍药开得格外盛。碗口大的花朵织成锦绣，粉瓣镶着金蕊，在五月的风里颤巍巍地晃，像极了奶奶绣架上未完工的百子千孙被面。她倚着床头轻声说：“芍药最知时节，开得再艳，也赶着给人间添福气呢。”

老宅院角的芍药丛，是奶奶亲手栽的。西北黄土旱得裂口，她却偏要种这花中宰相。“芍药根扎得深，耐旱！”她拎着陶罐一趟趟浇井水，硬是在砂石地里养出一片霞云。春寒料峭时，绛紫色的嫩芽顶破冻土，不出半月便蹿得齐膝高。待到立夏，层层叠叠的花苞次第绽开，引得蜂蝶终日流连。邻家婶子常打趣：“你家芍药开得比新媳妇还体面！奶奶便笑着剪几枝赠人：“花开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。”

芍药性子烈，奶奶总这么说。有一年暴雨突至，碗莲残了，月季折了，唯独芍药梗子挺得笔直，第

二日照日擎着水淋淋的花冠。奶奶指着花教我：“瞧这骨气！雨水越砸，根越往硬土里钻。”那时我尚不懂，直到后来见她白天教书，夜里纳鞋底换粮，却从未让院角的芍药缺过一瓢水。

花开最盛时，奶奶会采些晒干。沸水冲泡，绛红汤色渐渐晕开，她说是活血养颜的宝贝。我嫌苦不肯喝，她便往茶里添一勺槐蜜：“良药甜口，忠言顺耳，做人也是一个理。”有一回我因琐事与挚友争执，赌气撕了对方送的画册。奶奶默默煮了芍药茶，将粘好的画页压在茶盏下：“芍药又叫将离草，古人送别时赠它，盼的是情谊不绝。你这一撕，撕的是自己的心胸。”那夜我攥着修复的画册，嗅见窗缝漏进的芍药香，忽然懂了何为克己复礼。

最难忘的是奶奶做的芍药酱。摘下未谢的花朵，洗净晾去露水，一层花瓣一层冰糖码在陶瓮里。封

坛前，她总要多撒一把枸杞：“红配粉，看着欢喜。”三个月后启封，琥珀色的蜜浆裹着花瓣，舀一勺兑水，甜里透着微酸。那年我考上大学，离家前夜，奶奶往行囊塞了两罐芍药酱：“遇事不顺时，喝一口家乡的甜。”在外省求学的寒冬，我靠着这抹温润的滋味，熬过了无数思乡的夜晚。

岁月流转，去年老宅拆迁，奶奶也离开了我们。推土机逼近时，我疯了一般冲进院子刨芍药根。手指被砂石磨出血，终于挖出几截拇指粗的根茎——暗褐色外皮裹着雪白的芯，掰开有清苦的汁液渗出。如今这些根茎栽种在城郊的小院里，年年暮春，新芽仍倔强地破土。

去岁端午，旧邻吴婶登门，带来自制的芍药糕。糯米粉裹着糖渍花瓣，蒸熟了透出淡淡的粉。咬一口，竟是奶奶当年的滋味。吴婶抹着眼角：“你奶奶从前总说，芍药看着

富贵，骨子里却最讲义气。根连着根，花映着花，活脱脱像咱们这些老邻居。”

前日回乡，见村口新立了芍药节招牌。千亩花田铺到天边，游客举着丝巾在花丛拍照。妹妹兴奋地钻进去，发梢沾了花粉，跑回来时举着一朵重瓣芍药：“姐姐，这花像公主的裙子！”

我轻拂去她额角的汗珠，突然想起奶奶当年的话：“芍药不攀高枝，自己活成一片景。做人也该如此，华贵不失风骨，艳丽不忘本心。”归途细雨迷蒙，车窗上水痕纵横。妹妹忽然指着远处惊呼：“快看！彩虹落在芍药田里了！我转头望去，夕阳正穿透云层，将花海染成金红。恍惚间，似又见奶奶立在旧院中，一袭蓝布衫衬着满庭芳华。

原来有些花从未凋零。它们把根扎进岁月深处，开着开着，便成了人间不灭的灯盏。



重返九龙岗

陆士德

摄

·世间万象

做有边界感的父母

子 安

初春的清晨，我在院子里种下几株牵牛花的幼苗。隔壁陈姨探过篱笆提醒：“得搭架子啦，不然藤蔓四处乱爬。”我望着泥土里蜷缩的嫩芽，却故意将竹架支得疏朗些；“总要留些缝隙，它们才知道往哪里舒展。”晨露在叶片上碎成星星，像极了女儿熟睡时睫毛上沾着的泪光。

去年深秋，我在女儿的床头柜发现了一把铜质小锁。十五岁的姑娘开始整理旧物，将褪色的布偶熊收进阁楼的樟木箱，却在日记本外挂上了崭新的锁链。我端着切好的水果站在门外，听见锁扣闭合时“咔嗒”的声响，恍然想起她五岁时藏糖果的铁皮盒——那时我总能精准地从衣柜深处翻出沾着糖霜的盒子，而她鼓着腮帮跺脚的模样，像极了炸毛的雏鸟。

周末的钢琴课前，她将蓬松的刘海别到耳后：“妈妈，这学期想换大提琴。”琴行玻璃橱窗晃动着无数乐器的影子，她贴着玻璃的手指在低音区的位置反复描摹。我望着宣传册上“艺考速成班”的烫金字表，最终签下的却是少年官大提琴体验课的报名表。某个黄昏归家，远远望见梧桐树下抱着琴盒的少女，斜阳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，琴弓与琴弦摩擦出青涩的颤音，恍如幼蝉初次振翅羽翼。

梅雨季来得猝不及防。期中考试后的傍晚，她赤脚蜷在飘窗前发呆，数学卷角的红叉像飘落的石榴花瓣。我沏了陈皮老白茶推门进去，热雾氤氲间瞥见她迅速抹眼睛的动作。“院子的百合花开得正好。”我把茶盏放在藤编小几上，“要帮妈妈换陶盆吗？”雨珠顺着玻璃蜿蜒成溪流，我们蹲在院子里松土，她沾着泥浆的指尖忽然停住：“最后那道大题，其实我会解的。”潮湿的泥土里，新生的蚯蚓正在笨拙地打洞。

昨日午后，快递员送来印着外文字母的包裹。她拆开时眼睛亮如仲夏夜的萤火——是心心念念的绝版漫画。我看着她将书脊贴着墙面反复比对，最终在书架第三层腾出珍贵的空档。直到除夕大扫除，我才发现那套书被仔细包着牛皮纸，藏在衣柜顶端的收纳箱里。就像当年母亲把我收藏的武侠小说压在米缸底层，而此刻我轻轻合上箱盖，听见楼下传来她与同学视频时的清脆笑声。

昨夜经过书房，暖黄灯光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。她正伏案剪辑旅行vlog，平板屏幕上闪过我们去年在敦煌拍的合照，那枚铜锁此刻正压着老相机导出的照片。我端着温牛奶驻足良久，最终将玻璃杯轻轻搁在五斗柜上。窗外的牵牛花藤早已越过疏朗的竹架，在夜风里结出淡紫色的花苞，恰似那些尚未发光的视频里，正在悄然生长的远方记忆。

今早推开女儿房门，发现那把铜锁已不在日记本上。素色封皮摊开着，露出夹在扉页的便签：“妈妈，周末能陪我去挑新琴弦吗？”晨光漫过窗台的绿萝，在字迹上投下摇曳的影子。原来那些刻意留白的间距，终会化作蝴蝶降落时的凭仗。

·往事随想

自小爱读袁枚的《所见》诗：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安静如水的午后，一个小女孩赤着脚丫，轻轻走在如荫的老柳树下，屏神静气，踮起脚尖儿，用手悄悄捂住了……那是童年的我。

童年的记忆里没有“孤独”二字。那时我们跳皮筋、丢沙包、捉迷藏、跳房子、抓石子、踢毽子、打陀螺、滚圆圈，挖草根，将榆钱，摘桑葚，弹玻璃球，用高粱秆做鸟笼，摔泥巴搓泥球儿，用扫帚搭蜻蜓，用树杈做弹弓，用铁丝网缠蜘蛛网去粘蝉，拧柳笛儿，编草帽，捉蚂蚱，去邻村看露天电影……

童年，在记忆里寻回，也是一种快乐！

那年月，女孩子玩的游戏花样多。如早已绝迹的玩“骨头子”，手心手背上翻来翻去再猛一抓，真是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”，手技高的女孩子，玲珑小手一下可抓满五个骨头子呢。

丢沙包很有意思。沙包我多用姐姐裁剪衣服剩下的漂亮布头，找到母亲的针线筐箩，亲自动手缝。先裁剪成六块大小一样的正方形，缝成正立方体，留一小口，里面装上玉米或沙子，沙包就完工了，我们几个小女孩常常玩得热火朝天。

一根细细的皮筋，我们却能玩出百般花样。皮筋的跳法有多种，跳单根的，两个女孩拉着皮筋，另一个女孩跳；跳双根的，一根长皮筋接成一

个圆圈，两个女孩站两边，用小腿把皮筋拉成平行线，有女孩在两根皮筋间蹦来跳去，脚法有条不紊，踩、勾、挑、绕、转身等，像一套完美的舞曲，一个个活泼灵巧的身影与蓝天白云阳光融合在一起。

跳房子，就是在地上画出一个个方格子，一个瓦片就是游戏的道具，单脚踢瓦片至格子内不压线，一圈顺利踢完，就可以升级了。那时我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，右鞋前头常常先磨破一个洞，那是踢瓦片的功劳。母亲也不生气，只让我寻一种叫“吊死鬼”（学名：布袋虫）的昆虫。布袋虫纺织的茧壳结实耐磨，母亲把茧壳剪开巧妙地补在鞋洞上。我则把黑黑肉肉的布袋虫扔进鸭圈里，鸭子们呱呱地叫

着跑上来啄食，那时真是：“东风放牧出长坡，谁知阿童乐越多。”

捉迷藏更有意思了。村庄附近就是果园，我们一溜烟爬到浓密的苹果树上，先是屏住气呆在树杈上，累了，就在月光下摘个苹果吃，静夜里能听到露水的滴答声。有时藏在麦垛里，由于隐蔽性强，小伙伴不好找，常常在麦秸的清香里睡着了……

儿时的童趣犹如含在嘴里的橄榄，嚼几下回味无穷。那些童年的游戏，如暮色下袅袅炊烟一样，渐行渐远，只化作记忆里黑白的意象。童年之美在于它的无忧无虑，简单而透明，依照真性情而生活。童年是一条小溪，那嬉戏的水花，永远开在生命的深处。

·人生百味

麦黄时节

惠军民

蝉声撞破窗纸那日，檐下的镰刀开始发烫。

天还青灰着，母亲已往腰间别上弯镰。刀刀裹着粗麻布，像条沉睡的银蛇。灶膛里煨着隔夜的绿豆汤，瓦罐外凝着细密的水珠，坠下来便成了黎明前最后的星子。

麦田在村西头铺到天边，风吹过时整片原野都在簌簌发响。父亲佝偻的脊背切开麦浪，草帽尖儿忽隐忽现，恍若漂在金色海洋里的乌篷船。我学着他的样子弓腰挥镰，麦茬在晨光中溅起细碎的金粉，沾在睫毛上成了滚烫的霜。

日头爬上老槐树梢时，裤管已缀满苍耳。汗水顺着脊椎沟蜿蜒成溪，浸透的粗布衫紧贴后背，像糊了层滚烫的青药。母亲挎着竹篮从田埂走来，薄荷水的清凉混着新麦焦香，在热浪里劈开道清凉的裂缝。弟弟趴在麦垛阴凉里，正用麦秆编蚂蚱，草帽歪斜着露出半张红扑扑的脸。

正午的太阳最毒。麦芒穿透衣衫，在皮肉里种下星星点点的刺痒。父亲教我辨认麦穗：“鼓得像怀胎八月的，准是东风二号。”他的拇指搓开麦壳，青籽迸着浆，空气里浮起潮湿的甜。远处老田头突然直起腰，甩着汗巾唱起梆子戏，惊飞了藏在麦浪里的朱雀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整个村庄都在麦香里漂浮。男人们蹲在打谷场磨镰，青石与铁器相撞溅起的火星，落在渐浓的夜色就成了早出的萤火。女人们抱着成捆麦秸穿梭，发梢沾着金黄的碎芒，走动时像顶着流动的皇冠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躺在麦堆上，看晚霞把云絮染成烧红的铁，又渐渐淬成鸽羽的灰。

·岁月留痕

麦浪深处是故乡

宸来格

每当暖风裹挟着麦香掠过鼻尖，记忆的闸门便悄然打开，将我带回那个充满汗水与欢笑故乡麦田。作为一名有着 28 年军龄的军人，我走过无数山川，看过万千风景，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，始终是儿时故乡的麦收时节。

小时候，每当布谷鸟开始欢快地啼叫，学校便会放一周的“麦假”。那时候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麦收的紧张与忙碌之中。天刚蒙蒙亮，大人们就扛着镰刀，踏着晨露走向麦田，孩子们也跟着在后面，叽叽喳喳，像一群欢快的小鸟。

站在田埂上，一眼望去，金黄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。那饱满的麦粒，沉甸甸地压弯了麦秆，散发着诱人的麦香。太阳渐渐升起，火辣辣地烤着大地，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劳作的热情。大人们弓着腰，挥舞着镰刀，“唰唰”的割麦声此起彼伏，不一会儿，身后就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垛。

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拿起镰刀，小心翼翼地割起麦子来。可这看似简单的活儿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锋利的镰刀稍不留神就会割到手，尖尖的麦芒扎得脖子和手臂又痒又痒。没割一会儿，我就满头大汗，腰酸背痛。可看着父母在烈日下辛苦劳作的身影，我又咬咬牙，坚持了下去。

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在麦收时节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他总是第一个来到麦田，最后一个离开。长时间的弯腰劳作，让他的腰痛越来越严重。有时候，他直起腰来，用拳头不停地捶打着后腰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肯去医院检查，总是说：“这点小毛病，不碍事，等麦收完再说。”在他心里，麦子就是全家人一年的希望，只有把麦子顺利收回家，才能安心。

麦子从地里收回来，只是第一步。接下来，还要用小平车拉到打麦场。打麦场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家家户户都在这里分到了一小块场地。人们把麦子堆成小山一样的麦垛，等待着公用的脱粒机来脱粒。那时候，脱粒机只有一台，全村人都要排队使用。不管轮到谁家，哪怕已是深更半夜，也要赶紧接手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麦收时节，天气变化无常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，就可能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。

记得有一年，轮到我们家脱粒的时候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。不一会儿，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。父亲大喊一声：“快，抢救！”全家人立刻行动起来，在雨中拼命地将麦子往脱粒机里送。雨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，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但我顾不上擦拭，只是不停地干活。可雨越下越大，打麦场很快便变成了一片汪洋，麦子随着雨水四处流淌。看着辛辛苦苦收获的麦子被雨水冲走，我急得大哭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乡亲们纷纷赶来帮忙。他们有的拿着铁锹，有的拿着扫帚，和我们一起在雨中抢救麦子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终于从水里捞出了一些小麦。虽然损失惨重，但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乡亲们之间浓浓的情谊，也明白了什么叫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。

麦子不但怕水，也怕火。还有一年，

守夜那晚，银河垂得很低。我和堂叔睡在麦场中央的凉席上，露水把粗布被单染成深灰色。月光给麦垛勾了银边，恍惚看见白昼割倒的麦子都活了，在风里跳着影影绰绰的舞。蜡蚰儿在草叶间拉弦，田鼠偷麦穗的悉索声时远时近。堂叔突然指着东南方：“瞧见麦穗星没？杓柄上三颗新亮的。”我数着那些陌生的光点，不知不觉坠入了掺着秸秆清甜的梦。

天边刚泛起鱼肚白，打谷场已响起连枷的噼啪声。新麦粒在竹匾里翻滚，撞出细碎的金铃音。母亲把陈年苇席铺在当院，麦粒摊成不规则的圆，像是给太阳献祭的图腾。

暴雨将至的黄昏，西北天际堆起乌青的云山，雷声在云层深处闷闷地滚动。全村老少抱着苇席草帘往麦场狂奔，惊起的麻雀黑压压掠过屋檐。雨点砸下来时，麦垛已苦上层层蓑衣。我们挤在门洞里，看银亮的雨箭射入焦渴的土地，蒸腾起带着土腥的白烟。

麦收最后那夜，母亲住我们枕边塞了只盐水泡的甜瓜。月光从窗棂漏进来，照着瓜蒂新鲜的掐痕，泛着翡翠般的光。窗根下蟋蟀仍在吟唱，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古老韵脚，像在给这个汗浸盐渍的夏天押上最后的注脚。

如今超市里的精装麦片透着凉气，再不见草叶间滚落的露珠。联合收割机轰隆碾过农田时，我总想起那些弓腰割麦的晌午——汗水坠在麦穗上摔成八瓣，风裹着热浪在耳畔鸣咽，父亲脊背的盐霜在阳光下明明灭灭。右手虎口那道浅疤又开始发痒，像有麦芒穿越二十年光阴，正轻轻搔着岁月的纹路。

几个调皮的小孩在麦场玩耍，不小心点着了火。火势借着风势，迅速蔓延开来，转眼间，刚刚从地里拉回来的麦子就被熊熊大火吞噬。看着那冲天的火光，人们的心都揪了起来。大家纷纷拿起水桶，从井里打水救火。但火势太猛，很快就将整片麦垛烧成了灰烬。受灾的户主蹲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那哭声里，饱含着一年的辛苦和绝望。然而，善良的乡亲们没有袖手旁观，你一袋我一袋，把自家的麦子送给受灾的户主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些麦子承载着乡亲们的温暖与关爱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间真情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怀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，报名参了军。离开故乡的那天，麦田里的麦子刚刚抽穗，嫩绿的麦苗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我要告别。从此，我告别了那片熟悉的麦田，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。

入伍第三年，在麦香飘荡的日子里，我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“麦收”——考上了军校。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。这一纸通知书，就像那沉甸甸的麦穗，是我多年努力的结晶。这是我军旅生涯新的起点，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坚持和奋斗的意义。

这些年，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热闹的打麦场早已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收割机。每当麦收时节，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，轰鸣声中，金黄的麦子就被自动装进了袋子里，直接送到了家门口。父亲再也不用弯腰割麦，不用在烈日下辛苦劳作，可他却没能享受到这美好的生活。因脑溢血，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，每当我回到故乡，站在麦田边，看着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，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挥镰割麦的身影。他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，他那弯曲的脊背，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，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昨晚，我又一次梦到了父亲。在梦里，他站在麦地里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他说：“今年收成好，大馒头管够，不用吃发霉的麦子面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让我再陪父亲在麦田里劳作一次，听他讲讲过去的故事，感受那浓浓的父爱。

麦收时节，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思念的季节。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，承载着我一儿时的回忆，承载着父母的艰辛，承载着乡亲们的情谊。虽然我已经离开故乡多年，虽然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，但故乡的麦田，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那麦浪深处的故乡，那麦香里的亲情，都将永远陪伴着我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在这岁月的长河中，故乡的麦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也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它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，懂得了亲情的珍贵，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温暖与善良。而我，也将带着这份来自麦浪深处的记忆和力量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，不会忘记那片给予我生命和力量的土地。